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雷在瓊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五

宋　陳均　撰

仁宗皇帝（起甲午至和元年止戊戌嘉祐三年）

甲午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大疫

出犀角和藥以療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卿請留供服御上曰朕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追冊貴妃張氏為溫成皇后

初妃既受封冊寵愛日甚出入車御華楚頗僭擬后

飾甞議用紅繖增兵衛數有司以一品青蓋奏兵衛
準常儀上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凡宮禁干
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不得豫政
及薨上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昔者殿廬徼衛卒夜入
宮妃挺身從别寢來衛又朕甞禱雨宮中妃刺臂血
書祝辭外皆不得聞宜有以追賁之入内押班石全
彬探上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臣官皆以為
可入内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翌日問宰相既而

判太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止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於皇儀殿移班㡌上於殿東楹特輟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沆為監護使全彬及勾當御藥院劉保信為監護都監凡喪禮皆全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初有司請用荆王故事輟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聽上裁乃增至七日殿中侍御史李景初言貴妃一品當輟朝三日禮官希旨使恩禮過於荆王

不可以示天下御史中丞孫抃上三奏請罷追冊不報

初賜謚曰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言太宗四后皆謚曰德從廟謚也今恭德之謚其法何從且張郭二后不聞有謚此雖禮官之失實貽譏於天下遂改今謚先是詔沔讀哀冊沔奏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今反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立上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沔讀冊則可以樞密使讀冊則不

可置冊而退陳執中取而讀之後議立忌渢又極陳不可直集殿劉敞亦言太祖以來孝惠孝章淑德章懐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而變古越禮乎吕景初亦力争乃罷立忌

抃及侍御史毋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皆求補外知雜事郭申錫請長告並以言不用故也渢數言追冊温成於禮不可且曰皆由佞臣賛茲過舉陳執中等甚銜之渢不自安力求解職尋出知杭州

內侍王守忠加留後

故事宦官未有真留後者上以守忠服勞久欲予之以樞密使高若訥力辭不可而止及是疾亟求為節度使梁適引故事云宦官無除真刺史者況節度使乎中丞孫抃亦力爭乃止加武信軍留後言官方論列翌日守忠卒守忠謹愿詳密故眷遇最厚

三月王貽永罷以王德用為樞密使

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府十五年性清謹

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客迄無過失
德用雖致仕乾元節預班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
相公乃復起耶上聞之起德用判鄭州至是復用之
初孔道輔死或謂德用曰孔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
用曰中丞以其言職豈害某哉朝廷亡一忠臣可惜
也
德用在邊時上嘗遣使問邊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
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致屢敗

臣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竒自立異效上然之又嘗言兵法使士知畏愛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豈多言哉

詔改元

以四月爲始司天監言四月朔日食故也易服避殿減膳

夏四月甲午朔日有食之用牲於社

是日雷雨至申時見所食九分之餘宰相率百官以

日食不及筭分拜表稱賀

祥源觀災

御史吳中復對於延和殿上曰比來上封事者多言陰陽未和由大樂未定且樂之不和於古久矣朕謂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非樂所召

去歲之郊祀也以三聖並享至是旱學士胡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郊祀并配之失也即建言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

秋七月梁適罷

先是將以梁適為温成皇后園陵使適以為不可及
奏國朝以來妃嬪葬佛寺別園遂定葬奉寺由是與
陳執中不合御史馬遵等彈適貪黷怙權其所除授
多緣賄賂親黨不宜久居重位上未聽御史吳中復
又彈適奸邪上曰馬遵亦有疏且言唐室天寶後治
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為
相遂致太平天寶而後相李林甫牛仙客楊國忠因

而大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於人主要之治亂
在所任之臣上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天下公
議然知人亦未易也至是中丞孫抃又以為言罷知
鄧州

解馬遵等臺職

時並為御史遵知宣州尋改京東轉運呂景初吳中
復並通判改知衢池二州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
焉及遵等於上前極陳其過上左右或言御史掎拾

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去

之遵對彈適多私又言適與劉宗孟連姻而宗孟與

富人共商販下開封府劾治所言不實皆坐貶知制

誥蔡襄以皆無罪封還詞頭不草制改付他舍人亦

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敕中丞孫抃累疏爭之翰林

學士胡宿因召對亦乞留遵等退又上書皆不報越

明年知制誥劉敞上言故事還降官皆有誥命前年

因事黜御史吴中復蔡襄當草制封還詞頭執政恥

為所沮且單用敕牒因循習熟遂成久例今後除命合用誥辭者乞遵故事

八月以賈黯判流内銓

時承平日久百官職業皆有常憲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黯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人皆知其當喪父豈肯為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

除喪求磨勘贖謂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初以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黙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贖以為此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以劉沆同平章事

前一夕召當宿學士楊偉草麻不至更自外召趙槩

草之乃詔自今當宿學士以故請告者令其以次遞宿

命修起居注官侍經筵

從知制誥賈黯之請也舊邇英延義二閣講讀官自有記注至是乃罷焉仍詔命賜坐於御榻西南越明年春修注石揚休言恐上時有宣諭咨訪而坐遠不悉聞因令立侍云

九月以吕臻王洙為翰林學士

故事翰林學士六員時楊察趙槩楊偉胡宿歐陽修已五員於是察加承旨臻及洙并除洙乃員外擢蓋附會温成事宰相陳執中劉沆喜其助已也

時洙講周禮上令畫禮器圖至是上之

明年春臻以上疏論陳執中出知徐州賜燕資善堂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亦如例

以劉沆為温成皇后園陵監護使

中丞孫抃御史范師道毋湜言宰相不當為贈后典

葬不報又議為后建陵立廟於率官屬言非禮因相與請對爭不能得於伏地不起上為改容遣之

冬十月葬温成皇后

知諫院范鎮言太常議温成皇后葬禮前謂之温成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如問此議皆由禮官前日是則今日非今日是則前日非必有一非於此矣夫禮典素定而議論如此古者法吏舞文今世禮官舞禮乞下臣章問前後異同

狀以正中外之惑

定州郡選人奔喪令　十一月吳充鞠真卿罷

充時同判禮院鞠為太祝先是議溫成皇后園廟事

學士判太常寺王洙令吏以印紙行文書不關僚屬

充真卿即移開封府治吏罪而知府蔡襄不受充等

持之不置會臺諫亦論其事朝廷疑充等諷之故出

充知高郵軍真卿知淮陽軍御史趙抃及諫官范鎮

皆言充等無狀不報時諫官爭言充及真卿不當補

外直集賢院馮京最後上疏言愈切宰相劉沆怒請
出京濠州上曰京何罪然猶落修起居注臺諫又爭
言京不當奪職請復之不報
知制誥劉敞言臣昨聞吳充出守馮京落職將謂其
人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
蒙矜恕及於延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充乃舉職京意
亦無他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
咽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竄謫臣

下令陛下慈聖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務將順聖德之美須要排逐言者又言臣前論吳充馮京謫官面蒙聖諭本末臣即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隂陽有地震日蝕風霾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内耳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黄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臣事雖正專之必震況其

不正乎又尚書洪範蒙恒風若而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臣以此數者合之故知必有異也

加内侍石全彬劉保信官

全彬加觀察使保信西染院使並以兼護温成皇后園陵故也范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遣還告不報後數日又遣全彬入内副都知劉敞以為濫賞數遷封明年三月卒遷之

敞為人磊落明白博記問為文章尤敏贍在西掖時

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立馬却坐一掃
九制各得其體遇事多所建明好譏議執政惡之故
知制誥七年不遷慶歷間學者多守注疏敞為七經
小傳始異諸傳之説後王安石修經議蓋本於敞

乙未至和二年春正月晏殊薨

謚曰元憲殊雖早貴而奉養清儉善於知人如范仲
淹孔道輔皆出其門而富弼楊察乃其壻也上篆其
碑首曰舊學

郭固上車戰法

固爲汾州推官嘗造戰車知并州韓琦曰此馬燧法

也令賫詣闕旣試之除衛尉丞

三月孔宗愿封衍聖公

孔子四十八代孫也初襲封文宣公太常博士祖無

擇言孔子後在漢魏封襃成襃尊宗聖晉宋曰奉聖

後魏曰崇聖後周及隋唐封鄒國公唐初曰襃聖開

元中始謚孔子爲文宣王封其後爲文宣公不可以

祖謚而加諸後嗣乃詔改封而令世襲焉

夏四月定差衙前法

罷里正衙前以貲產差𠛬鄉戶衙前初州縣之役皆出於民而有常數非民事則役廂兵詔令有大興作然後調丁夫而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强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奸偽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服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煩數至偽為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

避徭役至是知幷州韓琦言民苦於里正衙前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又每鄉被差䟽密高下不均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請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户衙前令本縣於諸鄉中第一等選物力最高者為之於是下其議於京畿諸路相度皆以為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户五則之法其法凡差諸州軍鄉户衙前以産錢與物

戶從多至少置簿排定戶數分為五則其役之重輕亦分等第焉假若第一等重役十處合用十人即排定第一等一百戶若有第二等五處即排定第二等五十戶以備十次之役其里長更不差人襄請以産錢多少定役輕重遂命縡及襄與三司參定縡等議定乃共奏請凡奏鄉戶衙前以物力多少置簿排定其里長更不差人遂更著法下三司頒焉民甚便之

六月陳執中罷

出判亳州先是執中嬖妾張氏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劾奏執中自此章十二上於是詔置獄命糾察在京刑獄崔嶧按治之嶧以為執中自以婢不恪笞之死非張氏殺之有詔勿推中丞孫抃與其屬郭申錫毋湜范師道趙抃請合班論奏閤門言有違近制詔令輪日入對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退又交論之抃最後乞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朋黨中傷之禍於是得請始御史因執中殺婢

事欲孽之上未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為言而抃攻范鎮尤力臺官皆助之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上以諭鎮鎮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為讒慝也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廷辨之上不報鎮由是與趙抃有隙先是鎮上言去冬多南風今春多西北風乍寒乍熱欲雨不雨又有黑氣

蔽日此皆人事所感也黑氣蔽日者陰侵陽小人惑
君也欲雨不雨者政事不決也陳執中為相不病而
家居者百日矣陛下以御史之言決一婢死而欲退
宰相為是即乞速退執中以御史之言為非亦乞敕
執中起視事毋使天意久不決也乍寒乍暑者賞罰
不當也鄧保吉不當為都知鄧宣言不當為押班王
全彬不當為觀察使是不當賞而賞冬而多南風春
而多西北風皆逆氣也恐陛下意慮有為小人所惑

而號令數變也陛下如欲應黒氣蔽日之變莫若遠小人進君子如欲應乍寒乍暑之變莫若追還鄧保吉等過恩而正大臣之罪如欲應欲雨不雨之變莫若速定執中之進退以決中外之惑如欲應冬多南風春多西北風之變莫若精其思慮而不數變號令此皆古聖賢通天人之術非臣臆説職居言責之官不得默然

嘉祐四年議賜執中謚禮官韓維言執中為相後

宮之喪不能考正儀典使朝廷有非禮之舉又閨門之内禮分不明請謚曰榮靈判太常寺孫抃等言執中為小官以大本未立獨先羣議及在宰司公正方重有大臣之風請謚曰恭判考功楊南仲又請謚恭襄詔謚曰恭維累疏論列以為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正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上又篆其碑曰褒忠

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

初除弼監修國史乃在舊相劉沆之上論者以為非

故事由學士承旨楊察之誤尋貼麻改沆監修國史而弼為集賢班大學士彥博與弼並命是日宣制上遣小黄門數輩覘於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稱賀

未幾知并州龎籍過京師入對上新相彥博及弼意甚自得謂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

選陛下拔用甚副天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為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故交口譽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謗矣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用之則當信之

堅任之乆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上嘗問王素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事者素曰陛下命相臣何敢言上曰姑言之素曰惟宦官宫妾不知其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憮然曰如此則富弼耳素再拜曰陛下得人矣

張昇為御史中丞

上嘗謂執政言昪清直可任風憲乃有是命富弼初入相歐陽修復爲翰林學士時號三得人

秋七月吳育罷

初陳執中罷相上曰誰可代卿者執中舉育上召赴都爲翰林侍讀學士至是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皆因信讒邪而致亂照奸儉而致治至於安危萬端不

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則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軍國幾微或事干權要此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狀未見者此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奸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逆行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陰邪不能為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上

益重之數欲大用而為諫官劉元瑜誣奏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乃命知延州

八月赦京輔

先是正月已降德音知諫院范鎮言京輔歲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必在五六月間也奸猾為過捂以待免況再赦三赦乎今備塞之兵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受賜者能不

動其心哉請自今罷所謂一赦以懲奸猾而使良善得以立也罷兵士之特賜以均內外而使民得以寬也

置臺諫章奏簿

從范鎮之言也鎮言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今請置御史諫官奏章簿於禁中時時省之仍以中書舊所置簿具其言行否每季錄付史官詔從之

九月下溪蠻寇邊

辰州蠻酋下溪州刺史彭士義之子師寳來奔湖北轉運李肅之等納之以為鄉導彝彭士義不克自是數入寇詔湖北廣西發兵討之至嘉祐三年秋始奉職貢如初

冬十月録唐長孫無忌後 十一月行並邊見錢和糴法

置河北都大提舉便糴粮草及催遣黄御河綱運初

薛向為虞部郎中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為備邊十四州悉仰食度支歲費錢五百萬緡得米粟百六十萬石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於商賈蓄販之家今宜罷其邊入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緡和糴且既用實錢草去三說四說虛估之弊又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澶魏粟漕黄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糴價以救民之軍食有餘則坐倉收糴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

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三司使楊察請用其說於是置官而以向爲之既而三司輦絹四十萬疋當緡錢七十萬又蓄見錢及擇上等茶場總爲緡錢百五十萬儲之京師而募商人入錢並邊計其道遠近增其數以償之且省輦用之費惟入中芻豆計直償以茶如舊

十二月修六塔渠

導河入橫隴故道初詔自商胡之決大河注金堤寖

為河北患今河渠司李仲昌欲約水入六塔河以紓一時之患其令兩制臺諫官詳定學士歐陽修言伏見集議修河未有定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欲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臣愚皆謂不然大抵今河勢有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金堤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謂宜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塞則終於上決為患無涯願下臣議裁取

其當焉學士承吉孫抃等言開故道誠乆利然功大
慮不克成六塔下流可導而東去以紓恩冀金堤之
患先是有詔遣使與河北都轉運司周沆言利害沆
言近計塞河用薪蘇千六百萬工五百八十萬今仲
昌用薪蘇三百萬工一百萬河一爾所費財用不容
若是之殊葢仲昌先為小計以求興役爾又今河廣
二百餘步六塔渠纔四十六步必不能容且横隴不
流自河徙以來淤成髙陸其西堤粗全東堤或在或

亡前日六塔水微通分大河未十分之三濵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戸使如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横潰泛溢齊博德棣濵五州之民皆為魚矣今六塔渠千餘里若欲壅河使東當先治水所過堤使皆髙厚仍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為也費大難辦朝廷卒從仲昌議葢文彦博富弼主之故朴等亦傳會其説中書言黄河自商胡決北流久為民患先議開銅城故道而塞商胡恐功大難就欲量開六

塔河見行水勢入橫隴舊道從之以李璋李仲昌施
昌言蔡挺同領其役時富弼尤主仲昌議修又言朝
廷議開六塔河中外皆知不便而未有言其利害者
何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畏無竒策今執
政之人用心河事亦勞矣初開故道今又修六塔夫
以執政大臣銳意主其事固非口舌可回而仲昌利
口小人雖衆所共惡而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勢必
難奪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

如何則又無奇策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況治水本無奇策所謂策之奇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計雖無大利亦未至大害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役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惟朝廷審其利害早罷六塔之役䟽奏不省

役之未興也上賜詔問澶州曹佾佾言河決殆天時未易以為人力爭陛下念河北被患於功費何所惜

然決口將合流益駛雖用工如麻葦積芻如邱阜且何所施以臣之見不如徐觀其勢而利導之萬全之策也佾論與執政異乃徙佾知青州

醴泉觀成

即祥源觀也觀因火更作今改名

是歲契丹主宗真死子洪基立

宗真是年夏遣使以其畫像來獻求易御容以代相見篤兄弟之情八月卒宗真立二十五年謚文成皇

帝號興宗宗真性佻侻嘗因夜燕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尤重浮圖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勲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耶保忠惶恐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絶其言故親信察喇哈準等數十人皆拔處將相子洪基立改元清寧

先是日食正陽客星出於昴著作佐郎劉羲叟曰宗

真其死乎至是果驗

李德政死

子日遵立加靜海節度交趾郡王

丙申嘉祐元年春正月大赦

甲寅朔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大雨雪至壓折藥架

上蹠禱而霽是日感風眩不豫已未契丹使者入辭

上疾作掖入禁中文彥博以上旨諭契丹使者就驛

仍授國書彥博與兩府俟於殿閣久之召副都知史

志聰鄧保吉等問上至禁中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密不敢泄彥博怒叱之曰主上暴得疾繫宗社安危豈可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耶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一一見白仍令引至中書取軍令狀自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庚申詣内東門小殿問起居上自禁中大呼而出曰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語極紛錯宫人扶持者皆隨上而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為天子肆赦消災彥博等退始議降赦茂則内

侍也上素不之喜聞上語即自縊左右救解不死彥
博召茂則責之曰天子有疾譫語耳汝何遽如是汝
若死使中宮何所自容耶戒令常侍上左右無得輒
離皇后以是亦不敢輒至上前諸女皆幼福康公主
稍長時已病心初不知上之有疾侍上側者唯十閤
宮人而已上既不能省事兩府但相議定稱詔行之
時二府議留禁中未有以發彥博請用道家說辛酉
祈禳大慶殿輔臣主祠事設次宿殿廡内侍史志聰

曰非故事彥博曰今日豈論故事耶甲子大赦壬申罷禱祈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於其府知開封府王素嘗夜叩宮門求見執政請白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執政欲收捕按治彥博曰如此則張皇驚衆乃召殿前都知揮使許懷德問曰都虞候某甲者何如人懷德曰在軍職中最為良謹彥博曰可保乎曰然彥博曰此卒必有怨於彼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

衆衆以為然時富弼以疾謁告彥博請劉沆判狀尾

斬於軍門彥博初欲自判王堯臣揑其膝彥博悟因

請沆判之及上疾愈沆譖彥博於上曰陛下違豫時

彥博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上而上意乃解

夏四月六塔渠決

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使入六塔河河溢不能容而

復決溺夫兵漂芻藁不可勝計自是朝廷但治西堤

以衛北京及契丹國信路不復治東堤矣尋治修河

官罷知澶州施昌言知滑州李璋并降官仲昌編置英州初奉詔俟秋冬塞河流而擅違約甫塞即决仲昌坐取河材為器盜所監臨故重貶之先是文彦博富弼主仲昌議不聽賈昌朝所言昌朝以為恨及六塔功敗仲昌等皆坐責内侍劉恢往視河還言仲昌所斷岡曰趙征村與國姓御名同人謂昌朝排執政摘恢言奏之有詔遣中人置獄御史李景初言事無根源不出政府恐陰邪用此中傷善良乃更遣御史

吳中復與內侍鄧守忠即澶州同訊中旨趣行甚急
中復請對言恐獄起奸臣非盛世所宜及馳至較景
德戶籍乃趙征村實非御名六塔河亦無罔勢止歸
罪仲昌輩仲昌垂子也垂知河事嘗上導河形勢書
欲釃為别派使緩而不決至仲昌反塞河背戾家學
遂以貶終中復時號為鐵面御史
上之得疾也昌朝陰結内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
於大慶殿庭兩府聚處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

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顧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有喜色同列問不以告既而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對曰然彥博曰天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欲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二人退彥博乃以狀示同列皆憤怒曰奴敢妄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

灼於中宫不安衆皆曰善及議遣司天官定六塔於京師方位彦博復遣二人往繼隆曰請留之彦博曰彼何敢輙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黙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減蔭補額定選舉法

去秋龍圖閣直學士李東之上言古者官有定員人無他覬今三四年間放進士五百人因諸路用兵舉人又加録用而諸科惟專記誦不知理義亦放及五

百人此選舉之路未精也文武官御史知雜御史而
上歲任一子帶職員外郎諸司副使而上三歲任一
子近歲任子比祖宗朝多逾數倍又三丞以上致仕者
任一子且退一老者進一孺子甚非國家愛賢取士之
道此補蔭之門太廣也嬪嬙之侍宗室之妻有邑號
視品者皆得薦其弟姪又皇親納壻白身受官而内
臣之家因事奏授者甚多此恩倖之源未塞也三省
百司胥吏補官已冗而又因縁權勢悉換班行權貴

給役明有恩例此因循之原闕

遂敕中書樞密院裁定乃詔見任二府及御史知雜以上并罷乾元節奏恩例學士以下每遇郊恩許奏大功以上親再遇郊恩小功以下親郎中帶職員外郎初遇郊詔奏子若孫再遇郊奏期親四遇郊奏大功以下親其取進士依皇祐四年以四百人為額諸科毋過其數南省特奏名者罷之有司入流悉如吏

部格毋得序勞減年及換武於是歲入仕者差減矣

五月京師諸路大水

京師大雨水注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

諸路大水河北尤甚尋遣韓絳體量安撫河北

六月雨壞太社太稷壇　求直言

詔羣臣實封言得失於是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

略曰自古人君必有儲副所以承宗廟之重而不可

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副未立此久闕之

典也臣聞臣僚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當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伏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依古禮文立以為子未用立為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以謂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

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且述青未是奇才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為惡而不幸為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為國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為國家消未萌之禍

知制誥吳奎疏言陛下在位三十餘年而嗣儲未之立今之災沴乃天地祖宗開發聖意禮大宗無嗣而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之則太祖太宗之曾孫陛

下所宜建立以繫四海之心俟有聖子則優其禮而退之亦何不可願陛下勿聽邪說以誤大事

侍御史李景初亦言國朝二宗相繼尹京而天下有所係望願擇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視膳於宮中以消奸萌或尹原闕

不搖國本固矣時狄青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夸

又其家犬生角屢有光怪景初數詣中書白輔臣請出青文彦博以青忠謹有素外言皆小人為之不足致意景初曰青雖忠如衆心何蓋謂小人無識則或以致變大臣宜為朝廷慮無牽閭里恩也知制誥劉敞亦論之甚力

秋七月引對羣臣

自上不豫惟二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

彗出紫微垣

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司馬光又上疏曰有國家者政有大小事有緩急今甚大而急者在於本根未固陛下不以此時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儲副之位萬一有出於意外可不過為之防哉

狄青罷

時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上都下閧然人情寖

疑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越明年青薨
謚武襄青為人謹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
發師行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
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與
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
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又服其為人
自以為莫及也
以韓琦為樞密使

時韓琦新除三司使在道除樞密院使而以三司使召張方平於益州琦初以武康節度使知州降麻除三司使唐制節度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為參知政事止舍人院命詞今除韓琦降麻非故事也

九月辛卯恭謝大慶殿改元

時上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惡其年號遂詔中書改元嘉祐

先是范鎮言自廢祖宗舊樂用新樂以來迄今四五
年日食星變冬雷秋雹風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
氣莫甚此也使樂無所感動則已樂而有所感動則
衆異之至未必不由此也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
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陛下疾作臣恐天
意以為陛下 原闕

詳悉今再具進呈乞下執政大臣參議臣書如有可
采伏乞且用祖宗舊樂以俟異時別求制作從之

舉行御史遷次格

范知道知常州趙抃知睦州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
道深疾言事官因言自慶歷後臺諫官用事朝廷命
令之出事無當否悉論之必勝而後已又專務抉人
陰私莫辨之事以中傷士大夫執政畏其言推擢尤
速遂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而抃等

又嘗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遽引格出之師道及抃
蓋嘗攻沆之短中丞張昪言沆等挾私出知御史請
留抃及師道不報
冬十月鮮范鎮言職
先是鎮知諫院以上春秋高而未立儲嗣不御朝者
累月曰天下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言太祖
舍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真宗
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

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
政事俟有聖嗣復遣還邸累上不報及彗星之變鎮
謂其占為急兵復上䟽言國本未立若有兵變孰急
於此者陛下得臣䟽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
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
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
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
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則其禍豈止一死

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變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未幾以鎮爲御史知雜固辭不受執政有謂鎮曰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鎮見上面陳者三鎮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頭髮爲白由是卒解言職朝廷亦不能奪也

初御史趙抃亦以上不豫請建立宗室賢子弟以安
人心
通判并州司馬光亦上疏曰儲貳天下之根本望斷
自聖志擇宗室原闕

太常博士張述于皇祐五年上疏曰臣聞宗廟社稷
之重以繼嗣為本匹夫有百金之産猶能定謀托後
事出於素况於有天下者哉建隆乾德之臣子孰不

願藝祖享年萬億端拱天禧之人其心亦然而天地運行物極必變陛下承三聖之業春秋四十有四宗廟社稷之寄未有托焉此臣所以夙夜憂也謂宜默禱天地分寵六宫或未之獲則願選宗親才而賢者試以機務俾内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至和初復上疏曰臣聞大人繼明照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陛下御天下將三紀是日之正中也而未聞以離照為慮大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

憂而貽萬世之患歷觀前世事出倉卒則或宫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奸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暗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然曾不為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上終不為罷

鎮在至和初上疏言國家用調責之三司三司責之轉運轉運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竭力以佐公家而自用不給則嗟怨之氣干戾天地此水旱之所

以作也願詔大臣考求祖宗逮天聖官吏與兵及天下賦入之數而斟酌裁之節之庶國用有常民力有餘陛下高拱而天地之和至矣初真宗時内外兵九十萬宗室吏員受禄者九千七百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宗室吏員受禄者萬五千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賞賚錢帛總六百萬至是饗明堂至一千二百萬用度不得不屈故臣有是請又奏臣去年言官冗兵多民力不堪請下

大臣條理令累月不報景德中兵不滿五千萬西備北禦沛然有餘今兵倍之矣而尚苦不足夫兵不在衆在將何如耳儂智高寇嶺南前後遣兵遣將不知其幾皆相繼奔北陛下親遣狄青而卒取勝者蕃落數百騎耳此兵不在衆也陛下何不持此說以詰大臣之欲益兵者臣愚以為備契丹莫若寛河北河東之民備靈夏莫若寛關陜之民備雲南則莫若寛兩川湖嶺之民備天下莫若寛天下之民民力寛則知

自愛知自愛雖有外虞人人可用爲兵用人人自愛之兵以禦外虞何往而不克夫官所以養民者也兵所以衛民者也養民衛民者反殘民矣而大臣不知所以救之臣恐朝廷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

又言周冡宰制國用唐宰相兼鹽鐵轉運使則宰相制國用從古然也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

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其國用則民庶幾少寬矣然自天聖以來上以經費為利臣下亦屢以為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為恨焉

又言取兵於民則民稀民稀則田曠田曠則賦役重賦役重則民心離寓兵於民則民稠民稠則田闢田

闕則賦役輕賦役輕則民心固陛下誠能罷令招兵
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真宗每朝賦入若干兵若干
官若干陛下天聖中賦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約令
賦入之數與兵數官數酌取中道立為經制以賦入
之數十分為率以七分養官兵給郊廟宫省及諸費
留三分以備水旱緩急為之十年僅可以言治此陛
下所宜留念也
十二月劉沆罷

出知應天府初沆出御史范宗道等中丞張昪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乎願付有司明其曲直又請與御史俱出皆未報而御史吴中復又論沆治温成喪天下謂之劉𣏌俗謂𣏌棺者為𣏌則沆之素行可知昪等論辯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亦自請出上以昪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昪曰臣朴學愚忠仰體聖意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禄養交者多而赤心謀國

者少臣竊以為陛下孤立矣上為之感動

以包拯知開封府

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

府吏坐府治門先收訟牒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

至前自言曲直民不敢欺

胡瑗管勾太學

瑗既為學官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

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

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其為瑗弟子也於是擢與經筵治太學猶如故

瑗以四年春致仕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為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太學諸生一百餘人即佛舍為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日

丁酉嘉祐二年春正月杜衍薨

謚曰正獻衍被病自作遺疏謂無以久安而忽邊防

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及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二州地震　三月親試舉人

賜章衡等及第出身有差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時歐陽修為知舉先是文士以磔裂怪僻相尚鈎章棘句寖失渾厚修深革其弊前在高第者盡詘之務求平淡典要舉子皆造言謗之然文體自是亦少變矣

夏五月夏人寇邊

管勾麟府軍馬郭恩死之初屈野河西地夏人數侵耕知麟州武戡已築一堡於白草平為候望會經畧使龎籍檄并州通判司馬光行邊與戡議更增二堡籍遂檄麟州如其議於是恩及走馬承受黄道元等以巡邊為名往按視之遂為所襲恩衆大潰戡走還恩道元及府州都監劉變皆被執軍士死者三百餘人亡失器甲萬七千有餘恩不降見害事聞贈觀察

使

詔舉行磨勘法

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勘有傷廉節截自今歲滿令

審官三班院舉行之

熈寧二年詔以恩遷官者不隔磨勘自𠫊部員外郎

黄汾始

秋八月策制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王彰材識兼茂明於體用

科夏罷彰不入等罷入第四等於是夏有詔自今應
制科者聽待制以上奏舉毋得自陳内草澤人許本
路轉運使奏舉進用差使毋得引舊例起擢視舊亦
少抑焉
賜諸州和劑緡錢
詔每歲賜諸道節鎮諸州錢有差委長吏選官合藥
以療救民疾置校正醫書局命直集賢院官四人校
正

置廣惠倉

初天下户絶田官自鬻之至是樞使韓琦請留勿鬻而收其租別倉貯之以賑窮乏仍令逐路提點刑獄專領歲終以數上三司

四年詔隸司農寺

時京東提刑韓宗彦以上未有繼嗣上書請修胎養之令且言昔漢章帝著為此令而繼嗣漢室咸其苗裔陛下前日詔令户絶田勿鬻而收其租置為廣惠

倉近聞後宫就館者二則報將有在今下戸有懷妊而不能自存者願賜之粟則德益施於海内蓋君務蕃毓其民則天亦必昌衍其子理固然矣宗彦億孫也

冬十月頒禄令　十二月詔開歲貢舉

進士諸科解舊額之半其進士高等恩例亦裁損之

置明經科罷書舉人

立内降關白二府法

詔學士院承內降並關白中書樞密院先是澶州言
河流損壊浮橋後數日而修完之遂下本院降敕奬
諭中書言官吏護視不謹法當劾之既令免劾而詔
亦追罷之

戊戌嘉祐三年春正月開永通河

先是有司言至和大水京師罹患請直城西穿河北
入於惠民河分注魯溝則無水患既成名曰永通

表烈女張氏墓

表其墓封旌德縣君張氏江夏民妻也里惡少持刀逼之欲與為亂張大罵曰眉奴可死不可它也至以刀自斷其喉猶能走擒其人以告鄰里事聞特褒異之

二月以吳及為右正言

及復上疏曰同姓者國家之屏翰儲副者天下之根本今陛下之根本未立四方無所係心宜擇宗室之親賢以備儲副聽入禁中陛下它日有嫡嗣則異其

禮數復令歸邸於義為順也

三月范鎮知制誥

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言兾上心感動及知制誥入謝又面論之曰陛下許臣又三年矣

願早定大計

夏四月罷睦親宅神御殿　五月增國子監生員

以四百五十人為額尋增一百五十人

六月文彦博罷

以使相判河南府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與河北轉運李參議論不相中訟參於朝且言參嘗遣人賫河圖屬彥博御史張仲玉亦論結托有狀乃詔推劾而二人所言皆不實仲玉以風聞免劾申錫坐貶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故有是命

以韓琦為平章事

初琦在樞府編次諸房比例使吏不得因緣為奸至是中書亦行之

包拯為御史中丞

拯言東宫虛位日久天下為憂羣臣數言聖意不决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上曰卿欲誰立拯曰陛下問臣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所以乞建太子者為宗廟社稷萬世計耳上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命令不當數易及請裁抑内侍减節冗費言多切至若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减一歲

休假事多行之

秋七月命范祥制置解鹽

從三司使張方平御史中丞包拯之言也初祥坐它罪貶命京西轉運使李參代之遂以至和元年入緡錢一百六十九萬為定率量入計出可助邊費十之八久之並邊復聽入芻粟以當實錢而虛估之弊滋長劵直亦從而賤歲損官課無慮百萬至是復以祥總鹽事祥請重禁入芻粟者其劵在今已前者每

券別使輸錢一千然後予鹽又言商人持券若鬻鹽京師皆虧失本錢請置官師著錢二十萬緡以待商人至者券若鹽估賤則官為售之券紙六千鹽席十千毋輒增損以平市估使不得為輕重詔以都鹽院監官領之自是稍復

祥尋卒嘉祐六年三司使包拯請録其後曰祥建議通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緡錢四百萬其勞可録也

廣濟河溢

尋又決汴堤長城口

八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置省減司

命翰林學士韓絳等同三司詳定省減自是多所裁

省云

尋詔三司每歲上賦數三歲一會

置都水監

罷三司河渠司以其事屬之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五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六　　宋　陳均　撰

仁宗皇帝起己亥嘉祐四年止癸卯嘉祐八年

己亥嘉祐四年契丹清寧五年

春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用牲於社

去冬詔以明年日食正旦避殿減膳知制誥劉敞言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為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預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曾子

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覩有變而戒非早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至是敞又言臣前論先期避殿不中古典未蒙省察今又聞遣官祭社稽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曰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此乃日之所由改變非承天戒尊朝廷之意也

右正言吳及言日食者陰陽之戒在人事則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國今大臣無姑息之政非所謂臣陵君失在陛下淵嘿臨朝使陰邪未盡屏也后妃無權橫之象非所謂妻乘夫失在左右親倖驕縱亡節也羌戎順服非所謂四夷侵中國失在將帥非其人為彼所輕也因言孫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龐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輒興堡寨屈野之衂為國深恥沔卒坐此廢

二月弛茶禁

嘉祐初元之冬始用薛向議罷並邊入中粟自京輦錢帛至河北專以見錢和糴惟入中芻豆則仍計直給茶行之未久論者謂輦運科折煩擾居民且商人入錢者少芻豆虛估益高茶益賤詔學士韓絳等即三司經度絳言自改法以來邊儲有備商旅頗通未宜輕變惟輦運之費宜從官給舊輸稅絹者毋得折錢其入中芻豆勿給茶平其市估至京以銀紬絹三物

償之皆從其說自是茶法不復為邊糴所須而通商
之議亦起矣初茶法屢變歲課日削至和中并本息
計之纔百六十七萬餘緡自景祐中葉清臣建通商
之議不行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嘉麟又
皆上書請罷給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
在征筭歸榷貨務以償邊糴之費而淮南轉運副使
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書上之陳通商之利輔臣富
弼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向之力言於上去冬九月命

韓絳等即三司置局遣官分行六路詢其利害至是還言如三司議便乃詔罷之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户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罷十三山場六榷貨務惟臘茶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茶禁既弛論者以茶户困於輸錢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其後劉敞復請收前令詔擇其利害變而通之歐

陽修言新法有五害望除去前令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卒不聽及治平中歲入臘茶散茶凡七十萬餘斤茶戶租錢三十萬餘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餘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餘緡史臣曰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交趾寇邊

親試舉人

賜劉煇等以下一百六十餘人及第出身有差授官

如三年閏十二月詔書蓋以科舉既數嘗有詔裁損進士高第及制科入等恩數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寖衰

三月以包拯為三司使

初拯為御史中丞彈三司使張方平賤買豪民産事方平罷去遂代以宋祁拯復論祁在益州燕飲過度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祁亦罷去而以拯代之於是翰林學士歐陽修復言拯既排擊二人不當代其

任所謂牽牛蹊田奪牛已甚拯避位久之方出

尋遷樞副卒於七年夏謚孝肅拯性峭直而奏議平

允常惡俗吏苛刻故務為敦厚雖疾惡甚至人情所

不及即推以忠恕未嘗為色辭以悅人不作私書親

故干請一皆絶之

夏四月録周後

以柴氏子為崇義公給田十頃令奉周祀

復銀臺司封駁制

以何郯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郯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給事中封駁之職乞準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敕並由銀臺司從之

時殿中丞龍昌期上所注書賜緋及絹百疋郯言昌期嘗毀周公異端之學不可長也詔追其賜

五月詔内臣權罷進養子

始用吳及議也

初至和元年及為審刑院詳議官疏言臣輒原刑法

之本以劾愚忠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漢文易以鞭箠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意而其實殺人我祖宗始用折杖之法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宜乎天降之祥而未享繼嗣之慶意者宦官太多也何則肉刑之五一曰宮今宦官之家競取他子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夫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漢永平間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爾唐太宗定制毋得踰百員且以近事較之祖宗時幾何人

今幾何人望宦官進子一切權罷則天心應而聖嗣廣矣書奏上異其言欲用為諫官而及以父憂去矣

除猜防大臣條約

詔前此兩制不許至執政私第執政所薦士不得充臺官法並除之

命江寧府等州官臣兼鈐轄

洪潭揚廬越福並兼本路鈐轄

六月却尊號

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知諫院范師道言比災異數出而崇尚虛文非所以答天戒知制誥劉敞亦曰尊號非古也陛下尊號盡善盡美矣復加大仁至治不足增光盛德且自寶元以來不受徽號今二十年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朕意亦謂當如此奏五上不許

申嚴閉糴禁

從諫官吳及之請也及言春秋有告糴今官司擅造

閉糴之令豈陛下子育兆民之意哉乃詔諸路轉運使鄰路鄰州輒閉糴者以違制論

秋七月出宮人

先以月食幾盡修陰教以應天變也出二百餘人至是復出其數如之初劉氏在掖庭通請謁為奸御史中丞韓絳密以聞上曰非卿言朕不知此當審驗之後數日出劉氏及他不謹者且詔中書召絳諭意劉氏及黃氏在十閤中尤驕恣者也於是并黃氏皆出

之

八月策制科

陳舜俞錢藻汪輔之並入第四等言者以輔之無行罷之輔之躁忿因以書誚譏富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弼不能答

冬十月大祫於太廟

先是上將親祫下禮官集議東向之位同判宗正寺趙良規請正太祖東向位而知太常禮院韓維以為

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向之位便時禮官不敢決乃與待制以上臺諫官同議曰太祖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大祫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已用此禮今親享之盛宜如舊便詔恭依

禮官張洞韓維請以孝惠孝章淑德章懷四后享於別廟不升合食上重其事詔兩制集議而孫抃胡宿李昭述楊安國向傳式劉敞王疇何郯八人曰按春秋傳大祫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國朝至祫

之曰別廟后主皆升合食子孫遵用未易輕改傳曰祭從先祖如其故便歐陽修吳奎陳升之包拯韓絳錢象先唐介盧士遜九人曰古者廟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禘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於古無聞若以為行之已久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請從禮官於是敞特奏曰今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近之說不務講求

本朝之故而專倡異代難通之制不務將順主上廣孝之心而輕宗廟久行之儀欲擯隔四后使永不得合食臣竊恨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舉措數有後悔哉當留聖念初上春秋高議者恐上勞拜起禮官遂咸造此議上徽聞之及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當然苟以拜起為煩朕猶能之何憚也乃詔別廟四后祫享如舊俟大禮畢別加討論時胡宿當草詔自主其所議然自後亦不復議

御製祫享舞名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

上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

茨曲調十八

升益并州為成都太原府

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為節鎮詔兩制議之翰

林學士胡宿以為堯遷閼伯於商邱主火而商為宋

星遷實沈於大夏主水而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

商邱王以火德又京師當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

商仇讐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平僭偽并最後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幾八十年謂宜如舊制上是宿議及琦秉政因祫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為言不報

減河南民丁錢米

十一月汝南王允讓薨

後追封濮王謚安懿為大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

以牧地賦貧民

是歲初以諸防監及諸軍牧馬所用餘田賦貧民耕種

庚子嘉祐五年春正月隕星東南

有聲如雷同知諫院范師道上疏曰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移大賊起今備邊防盜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夷狄可保也如州郡何州郡可保也

如盜賊何必有包藏險心投隙而動者宜簡拔將帥
訓練士卒詔天下為備上晚年尤恭儉而四方無事
師道言事人稱其介直
穿二股渠
用河北都運韓贄議穿四界首二股渠分河流入金
赤河
夏四月詔均稅
命近臣同三司均之纔均數郡言者以為不便而止

五月京師地震

罷籍致仕

籍自定州詔還既入見詣中書白執政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意方厚奈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棄厭然後去斯不得已爾豈得為止足哉遂歸卧於家前後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乃許之

置寛恤民力司

詔三司置之

尋遣官分路訪寛恤民力事

以王安石為度支判官

安石獻萬言書極陳當世之務畧曰陛下有恭儉之德聰睿之才而仁民愛物之意未孚於天下又公天下而選輔相屬之以事而不疑宜其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此者患在法度雖多而不合先王之政故也今去先王之世既遠而欲一一以修先王之政雖甚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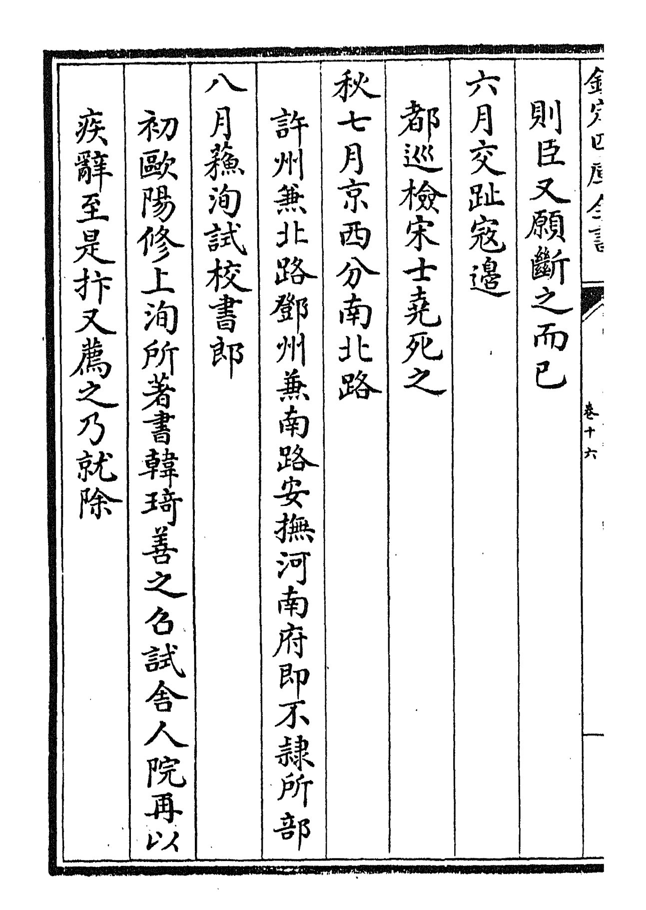
猶知其難臣謂當法其意而已然今天下之才不足以承所使一路之間能修其職者甚少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時變者往往而絶夫人才不足陛下雖欲更改而孰能稱旨然則今之所急在人才而已先王之於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有其道今雖州縣有學而不能長育人才太學之官未嚴其選而禮樂刑政之事非已之所當知而所以教之者誦説課試而已故雖白首於庠序而不知從政之方又古之教

士以射為急射為男子之事既朝夕從事於此則能者衆而邊疆宿衛之任皆可擇而取之也夫士以行義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所以無虞令乃以邊疆宿衛之任而屬之奸悍無賴之人所以常憂而不足恃此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州縣之吏月所得錢多者八九千少者四五千雖厮役之給不窘於此而欲士之無毁廉恥益中人之所不能也故官大者交賂遺營貲

產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今天下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焉雖增吏禄不足以傷經費此養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賢良方正與進士之高者皆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不足以為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議者乃以為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公卿亦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今悉廢先王取士之道而敺天下之士使為賢良進士固宜有

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以此進亦至乎公卿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使推其類聚之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雖有賢知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此皆取之非其道也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又轉而使之典獄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也夫在位

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此任之非其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况兼四者而有之則在位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臣願明詔大臣思以陶成天下之才苟人才不勝其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悦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陛下誠有意於天下



則臣又願斷之而已

六月交趾寇邉

都廵檢宋士尭死之

秋七月京西分南北路

許州兼北路鄧州兼南路安撫河南府即不隷所部

八月蘇洵試校書郎

初歐陽修上洵所著書韓琦善之名試舍人院再以

疾辭至是抃又薦之乃就除

卒於治平三年初王安石名始盛黨與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論畧曰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洵既没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果驗

置陝西估馬司

命薛向領之時有詔修馬政命學士吳奎等經度之

奎等言牧馬在於得人汧渭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河隴之間未嘗無牧而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得人之效也然得人而不久其任久其任而不使專其事專其事而不臨之以賞罰亦不可以有功令陜西馬價多出觧鹽復領陜西財賦可專委之仍俾擇地置監益市西馬牧之乃命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置買馬場於原渭州德順軍而羣牧使歐陽修又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馬多少不同者

唐牧地皆與馬性相宜令或淪異域或為民田請下河東京西訪草地置監河北諸監有不宜馬者可行廢罷

罷同提點刑獄置轉運判官

江南等十一路

冬十一月罷内臣寄遷法

趙槩言御藥院内臣有遷官至遥領防團者謂之閤轉於是詔自今當轉出外而特留者毋得累寄所遷

資序

十二月以吕公弼知成都府

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卒犯法當杖不肯受曰寧請劒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曰杖國法不可不受劒汝所請亦不汝違也命杖而後斬之軍中肅然

辛丑嘉祐六年春二月親試舉人

賜王俊民等及第出身有差

三月富弼罷

以母喪去位

罷大燕

以富弼丁母喪故也同知禮院晏成裕言君臣之義

哀樂同之請罷春燕以表優卹大臣之意上亟從之

夏四月以包拯為樞密副使觧唐介等言職

初除陳旭為樞密副使或言旭因結宦者史志聰王

世寧等故有此命諫官趙抃御史范師道吕誨等遂

交章論列上以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内臣

如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汙臣乞付吏辨遂家居求罷上手詔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詔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初豈容内臣預議耶介等章十七上遂兩罷之旭知定州介洪州抃虔州師道福州誨江州初嘉祐四年夏師道同知諫院上言竊聞諸閤女御以董周育公主御寶宣制並為才人不自中書出詔而掖庭覬覦遷拜者甚多董周之遷可矣女御何人

而遷乎才人品秩既髙古有定員若使諸閤皆遷則不復更有員數矣且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户百家之賦况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世之事耶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五月授顔復等官

先是諸路舉行義文學之士二十三人至者十六人皆館於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賜出身五人辭不能試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初司天監言當食六分之半至是食四分而雲陰雷雨渾儀所言不為災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正陽實亦陰晦羣臣集班表賀甚非陛下畏天之意同判禮部司馬光亦言日食京師不見四方須有見人天意若曰人君為陰邪所蔽災慝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爾蝕不及分者歷官當治其罪而羣臣皆欲稱賀上下相蒙詔毋賀

富弼辭起復

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弼謂兵革變亂不可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

以王安石知制誥

去冬除安石及司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後復命之辭至七八月乃受於是遷知制誥安石遂不辭官矣嘗有詔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言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

請自非大臣欲傾側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陛下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強者則恣行所欲諫官御史亦無敢忤者陛下方爾聽其所為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久而無亂者乎安石由是與執政忤

秋七月司馬光入對

光時同知諫院進三劄一論君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謂也興教化修政治養百姓

利萬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誼識安危别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知穫而不知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强闕一則衰闕二則危闕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則未之或改也臣不勝區區觸死忘生竊見陛下天性慈

惠謹微接下子育元元汎愛群生雖古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阼以來垂四十年夙夜孜孜以求至治而朝廷紀綱猶有虧缺閭里窮民猶有怨歎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之於三德萬分一亦有所未盡歟臣聞春秋傳曰慶賞刑威曰君臣幸得以終起居注日侍黼扆之側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意有所敷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考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陛下左右前後股肱

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如此至善矣或出於不意有一奸邪在側豈可不為之寒心哉夫善惡是非與混淆若待之如一無所別白或知其善而不能賞知其惡而不能罰則善者日懈惡者日勸善者懈惡者勸雖有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稷契伊呂周召之臣以此求治猶鑿氷而取火適楚而北行也伏望陛下少垂聖思以推天地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奮乾剛之威斷善無微而不録惡無細而不誅則唐虞三代之

隆何遠之有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至治之道無出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國家累日月以進秩循資歷而授任又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陛下誠能博選在下之士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文學者待顧問有政術者為官長有勇畧者為將帥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百姓不安四夷不服臣請伏面欺之誅

其三論揀軍言務精不務多止以其一留中其二送中書其三送樞密院光疏千餘言未幾復言數赦之弊繼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其保業畧曰天下重器也得之至艱守之至艱王者始受天命之時天下之人皆我比肩也相與角智力而爭之智竭不能抗力屈不能支然後肯稽顙而為臣當是之時有智相偶者則為二力相參者則為三愈多則愈分自非智力首出於世則天下莫得而

一也斯不亦得之至艱乎及夫繼體之君羣雄已服衆心已定上下之分明强弱之勢殊則中人之性皆以為子孫萬世如泰山之不可揺也於是有驕惰之情生驕者玩兵黷武窮泰極侈神怒不恤民怨不知一旦渙然四方糜潰秦隋之季是也惰者沈酣宴安慮不及遠善惡雜糅是非顛倒日復一日至於不振漢唐之季是也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敗一也斯不亦守之至艱乎臣竊觀自周室東遷以來王

政不行諸侯並僭分崩離析不可勝紀凡五百有五十年而合於秦秦虐用其民十有一年而天下亂又八年而合於漢漢為天子二百有六年而失其柄王莽盜之十有七年而復為漢更始不能自保光武誅除僭偽凡十有四年然後能一之又一百五十有三年董卓擅朝州郡瓦解更相吞噬至於魏氏海内三分凡九十有一年而合於晉晉得天下纔二十年惠帝昏愚宗族構難劉石乘釁濁亂中原散為六七聚

為二三凡二百八十有八年而合於隋隋得天下纔二十有八年煬帝無道九州幅裂八年而天下合於唐唐得天下一百有三十年明皇恃其承平荒於酒色養其疽囊以為子孫不治之疾於是漁陽竊發而四海横流矣肅代以降方鎮跋扈號令不從朝貢不至名為君臣實為讎敵陵夷衰微至於五代三綱頽絶五常殄滅懐璽未煖處宫未安朝成夕敗有如逆旅鄙亂相尋戰争不息流血成川澤聚骸成邱陵太

祖皇帝受命於上帝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
東征西伐掃除海内當是之時食不暇飽寢不遑安
以為子孫建太平之基大勲未集太宗皇帝嗣而承
之凡二百二十有五年然後大禹之迹復混而為一
黎民遺種始有所息肩矣由是觀之上下凡一千七
百餘年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其間時時小有
禍亂不可悉數國家自平河東以來八十餘年内外
無事然則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

今民有十金之產猶以為先人所營若身勞志謹而守之不敢失墜况於承祖光美之業奄有四海傳祚萬世可不重哉可不慎哉惜時畧曰夏至陽之極也而一陰生冬至陰之極也而一陽生故盛衰之相乘治亂之相生天地之常經自然之至數也其在周易泰極則否否極則泰豐亨宜日中孔子傳之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是以聖人當國家隆盛之時則戒懼彌甚

故能保其令聞永久無疆也逺謀畧曰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戸者修敕其政治也謹微畧曰周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氷至霜者寒之始也氷者寒之極也坤之初六於律為林鍾於歷為建未之月陽氣方盛而陰氣已萌物之未知也是故聖人

謹之曰履霜堅冰至言為人君者當絕惡於未形杜禍於未成也繫辭曰知幾其神乎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又曰太宗皇帝命王繼恩討蜀亂平之宰相請除宣徽使太宗不許曰宣徽使位亞兩府使繼恩為之是宦官執政之漸也宰相固請太宗怒切責宰相特置宣政使以授之又曰夫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啟僥倖之途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

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則用力百倍矣務實畧曰夫安國家利百姓仁之實也保基緒傳子孫孝之實也辨貴賤立綱紀禮之實也和上下親遠邇樂之實也決是非明好惡政之實也詰奸邪禁暴亂刑之實也察言政試政事求賢之實也量材能課功狀審官之實也詢安危訪治亂納諫之實也選勇果習戰鬬治兵之實也實之不存雖文

之盛美無益也

諸路大水

河北京畿等路

八月策制科

得王介蘇軾蘇轍言極切直胡宿請黜之上曰以直

言召入奈何以直棄之於是軾入第三等介轍第四

等知制誥王安石意轍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

不肯撰詞宰臣韓琦曰此人語謂宰相不足用欲得

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尚以谷永疑之乎已而楊畋見上曰蘇轍臣所屬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乞宣付史館上悅從之

閏月以曾公亮同平章事

張昇樞密使歐陽脩參知政事胡宿樞密副使宿既被用專以顧惜大體為說聞更張革弊則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務紛紛無益於治也時韓琦為首相法令典故問公亮文學之事問修百

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

冬十月定内侍磨勘法

自祖宗時内臣未嘗磨勘轉官惟有功乃遷景祐初內臣入仕三十年累有功勤經十年未嘗遷者聽奏旨蓋猶未有磨勘定格慶歷以後其制漸隳有入仕才五七年遷至高品者兩省因著十年磨勘之制至是患其幸進令並理三十年磨勘知諫院楊畋言文臣七遷而内臣始得一磨勘其法不均詔高品以上

仍舊十年無勞績而嘗坐罪徒者即倍其年畋為言
事官顧以士人比閹寺議者譏之
皇姪宗實辭起復知宗正寺
上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諫官御史交章進說乆
之言者稍怠宰臣韓琦乘閒請曰皇嗣者天下安危
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
已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而定之為宗廟
社稷之計乎一日琦取孔光傳進曰漢成帝即位二

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材之主猶能之況陛下之聖哉奈何久不定至是諫官司馬光復上疏且面言其事而知江州呂誨亦請早立皇嗣頃之琦與曾公亮張昪歐陽修又極言之上曰宗子自有賢智可付天下者卿等其勿憂琦請其名上以名示之琦復奏曰大事也願陛下審思之翌日復請上曰決矣時皇姪岳州團練使宗實方服漢王喪乃降詔起復宗實四表請終喪從之

光之復見上也言向者進説陛下欣然無難今寂無所

聞此必有小人者間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

援立所厚善者爾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

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上大感悟曰送

中書光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

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

敢不盡力

是歲初立考課法

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監
淄州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壬寅嘉祐七年春正月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改温成廟為祠殿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由郊廟未
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
用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祐詔書南郊三
聖並侑後遞配未幾復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頗
違禮經又温成立廟城南禮同太廟亦有司之失復

下兩制議而王珪等曰饗帝不可以瀆故郊無二主
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並侑欲以致孝
也而適所以瀆乎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以
僭乎享親請如禮官議詔從之
二月更江西鹽法
舊自海陵漕鹽至江湖常恐濫惡而價高嶺鹽善而
價賤虔汀二州民多盜販嶺鹽持甲兵往來或殺傷
捕卒則聚而為盜而江西官糶鹽歲纔百萬斤朝廷

患之先是蔡挺知南安軍甞條奏利害乃命挺為江西提刑使之制置挺令民首納私藏兵械以給捕卒而令販黄魚籠挾鹽不及二十斤不以甲兵自隨者止輸筭勿捕選官之淮南運新鹽嚴綱吏賞罰以官數之餘畀之於是官鹽減價而盜販衰息歲增賣鹽四十餘萬遂著於令

諸路大水

河北陝西等路遣使察獄

夏五月以司馬光仍知諫院

初光與呂公著並名試中書及除光知制誥以文不工固辭乃復命以是職光疏畧曰竊以國家之治亂本於禮而風俗之善惡係於習赤子之啼無有五方其聲一也及其長也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為者是無他焉所習異也是故上行下效謂之風薫蒸漸漬謂之化淪胥委靡謂之流衆心安定謂之俗及夫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辯智弗能

諭也彊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周易履之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天子之令必行於庶人使天下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此禮之本也昔三代之王皆習民以禮故子孫數百年享天之禄及其衰也雖以晉楚齊秦之强不敢暴蔑王室豈其力不足哉知天下之不已與也於是乎翼戴王命以威懷諸

侯莫敢不從所以然者猶幸先王之遺風餘俗未絶於民故也其後日以衰薄下陵上替晉平公之世魯子服回如晉還謂季孫意如曰晉之公室將遂卑矣六卿強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其後趙魏韓氏卒分晉國習於君臣之分不明故也降及漢氏雖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猶尊君卑臣敦尚名節以行義取士以儒術化民是以王莽之亂民思劉氏而卒復之赤眉雖羣盜猶立宗室以從民望王

郎矯託名氏而燕趙響應董卓之亂袁紹以誅卓為名而州郡雲合曹操挾獻帝以令諸侯而天下莫能與之敵操之心豈不欲廢漢而自立哉然沒身不敢為者畏天下之人疾之也自魏晉以降人主始貴通才而賤守節人臣始尚浮華而薄儒術以先王之禮為糟粕而不行以純固之士為鄙樸而不用於是風俗日壞入於偷薄叛君不以為恥犯上不以為非惟利是從不顧名節至於有唐之衰麾下之士有屠逐

元帥者朝廷不能討因而撫之拔於行伍授之以旄鉞其始也取偷安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為事理當然不為非禮不為無義是以在上者惴惴然畏其下在下者睽睽焉伺其上平居則酒肉金帛甘言屈體以相媚悅得間則銛鋒利刃狠心詭計以相屠膾成者為賢敗者為愚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餘年近者三四年敗

亡相屬生民塗炭及大宗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
禍生於無禮也於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
賞斷於聖志然後人主之勢重而羣臣慴服矣於是
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
柄擘其金穀之富選其麾下精銳之士聚諸京師以
備宿衛制其腹心落其爪牙使不得陸梁然後天子
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於是節度使之權歸
於州鎮將之權歸於縣又分天下為十餘路各置轉

運使以察州縣百吏之臧否復漢部刺史之職使朝廷之令必行於轉運使轉運使之令必行於州州之令必行於縣縣之令必行於吏民然後上下之序正而紀綱立矣於是申明軍法使自押官以上各有階級以相臨統小有違犯罪皆誅死然後行伍之政肅而士用命矣此皆禮之大節也故能四征不庭莫不率服汛掃九州而陟禹之迹至於真宗重之以明德繼二聖之志夙夜孜孜宣布善化銷鑠惡俗以至於

今治平百年頑民殄絶衆心咸安此乃曠世難成之業陛下當戰戰栗栗守而勿失者也臣竊見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使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奸邪在焉豈不危甚矣哉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功者擇人而授之職叢脞之務不身親之也至於爵禄廢置殺生予奪不由己出不可也又言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畧安撫使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

事平因而不廢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向時節度使之權不能及矣又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持轉運使欲舉職業往往違戾而不從又言自景祐以来頗行姑息之政胥吏讙譁斥逐中丞輦官悖慢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軍人罵三司使以為非犯階級疑於用法朝廷雖特誅其人而已停之卒復收養之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於上下之分也

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者矣於是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奸邪怯懦之臣至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情保庇羸老使之繁冗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訾衆帥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於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於上矣彼既為之則此傚之下既言之則上從之前既行之則後襲之苟彼為而此不傚下言而上不從前行而後不襲則怨怒聚於其身而禍亂生矣長此

不已日滋月益民之耳目習而安之此有以異唐之季世乎後魏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上封事欲抑損武人不預清品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第殺彝父子官為收捕凶强者八人斬之其餘大赦以安之懷朔鎮人高歡時奉使至洛陽見之歸而散家財以結客曰朝政如此事可知矣於是始有飛揚之志由是觀之紀綱不立則奸雄生心矣夫祖宗苦心焦思以變衰唐之俗而陛下高拱熟視以成後魏之

風此臣之所以為陛下痛惜也又上疏論財利曰為今之術在隨材用人而久任之在養其本原而徐取之在減省浮冗而省用之國初三使司副判官專擇曉錢穀者為之近歲多用文辭之士以為文臣進遷之資途不論其習與不習也又居官者出入遷徙有如傳舍臣欲精選曉練錢穀者為三司判官自權為正三司副使缺選於判官三司缺選於副使久任三司使而有實效者增其秩使與兩府同又言今天下

之民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欲倉廩之實
其可得乎又言商賈志於利而縣官數以一切之汰
棄信而奪之是以茶鹽棄捐征稅耗損凡以此也又
言陛下天資恭儉而左右侍御宗戚貴近爭尚侈靡
先朝公主在宮中俸錢月不過五千其餘月給大抵
倣此今何啻數十倍矣又內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
領於三司多少虛實有司莫得而知又食貨窮之而
宰相不憂以為非己之職也願復置總計使使宰相

領之光二疏凡八千餘言

秋七月河決北京

八月立宗實為太子

賜名曙尋加齊州防禦鉅鹿郡公

時宗實力辭宗正琦曰宗正誥勑付閤門故得不受

若立為皇子則凡降一詔書定矣上以為然張昪進

曰陛下疑之否上曰朕何疑欲民心先有所係屬昪

再拜稱賀琦等乞手札付外施行琦至中書召王珪

草詔珪疑焉請對曰此大事也後不可悔上指心曰

朕意決矣議遂定

初皇子辭命記室周孟陽問皇子曰太尉稱疾堅卧

其義安在曰非敢邀福以避禍也孟陽曰假如得請

歸藩遂能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亦及此遂

入内良賤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惟書數㕑而已中

外聞之相賀

李庚皇子位伴讀王獵説書

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奉真宗配

初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唐制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前者嘗停孟冬之薦今明堂去孟冬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享今以配天而亦罷皆變禮中之大者也又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詔恭依而行親獻至是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

官神從祀餘皆罷
敕文天下寺觀未有名額者特賜名諫官司馬光言
竊以佛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游惰耗蠧良民是
以國家法令明著有創造寺觀一間以上聽人陳告
科違制之罪仍即令毀撤臣聞為上者洗濯其心一
以待民是以令行禁止而莫敢不從今立法以禁之
於前而發敕以勸之於後則凡國家之令將使民何
所從乎其敕文一節乞更不施行庶使號令為民所

信而游惰不能為奸也

英宗治平四年正月詔民間先私造寺觀及三十間者悉存之賜名壽聖

冬十月賜常平糴本錢

諸路凡百萬緡

十二月幸龍圖天章閣

名輔臣從官皇子宗室主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寶

文閣為飛白書分賜從臣遂燕羣玉殿未幾再詔從

臣於天章閣觀瑞物復燕羣玉殿上曰天下久無事

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又名宰臣韓琦

至榻前別賜酒一卮從臣霑醉至暮而罷

癸卯嘉祐八年春二月上不豫

輔臣奏事福寧殿西閤見上所御幄帟裀褥皆質素

暗敝上顧韓琦等曰朕居宮中自奉止如此此亦生

民之膏血也何輕費之哉

赦

三月賜舉人第

覆試舉人如常例上不御殿賜許將以下及第出身

有差

上崩於福寧殿

年五十四在位四十二年謚曰神文聖武明孝廟號

仁宗上性至孝天禧中立為皇太子涕泣累日至於

減膳謂當出宮不得日侍帝后左右真宗慰諭之曰

此特加恩爾未出宮也上乃悅復膳如常即位年十

三臨朝端莊事天地宗廟齊慄若不勝或時災變必
跣足露立致禱愛重民力於宮室池臺無所興作三
司嘗欲以玉清昭應宮地為御苑曰吾先帝苑囿猶
以為廣可更修乎監修南京鴻慶宮内侍請於本宮
隙地建皇帝本命殿曰建宮觀所以為民祈福豈可
勞民以自奉耶其遇本命殿道場日只令設板位祠
之則其不輕營膳從可知矣異時州郡上雨暘後或
畏罪不敢言使民不得除租賦乃命著令毋罪長吏

而除民租又奏水災不實者有司請加罪曰不猶愈於奏祥瑞乎吏部選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終身不得遷隴州官吏坐誤斷重辟會赦當原上特貶權州事孫濟為雷州參軍判官以下除名配廣南衙前州縣吏配刺沙門島及廣南牢城仍詔以濟等誅陷非辜之罪戒天下凡大辟有疑及情可矜者並令讞上所活歲以千計嘗諭輔臣曰朕未嘗詈人以死況敢濫刑罰哉民有戶絕田產有司聽奏裁曰此皆編民朝

夕自營者何必利其入官詔給與其出嫁女及同居外甥愛養元元之念未嘗少釋於懷遺制下雖在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而不能止豈非德澤涵養之至耶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程顥嘗言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及將去也名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

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他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誠有以格他也

魏泰記仁宗聖性仁恕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饑而啟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稱萬歲

至有感泣者而史臣所載嘉祐中上詔三司使張方平曰監御厨竇昭齊等擅日殺羊羔且羊羔物未成者枉其生理嘗戒使勿殺今復殺之不可不懲特令衝替其愛物類如此

陳師道記十閣獻蛤蜊每枚千錢一獻二十八枚仁宗曰我嘗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

范祖禹曰仁宗愛人恤物之仁在位四十二年未嘗

一日而忘其誠之所及上極於天下達於地内則諸
夏外則夷狄山川鬼神草木無不及者誠之至也契
丹主嘉祐中以其三世畫像來求聖容曰恩見而不
可得故來求聖容而見之也其後遼使云今於慶州
崇奉每夕宫人理衣衾朔日月半上食食氣盡登臺
而燎之曰燒飯惟祀天與祖宗則然北陲自黄帝以
來為諸夏患未有事中國之君禮文如此其隆者書
曰至誠感神矧兹有苗其謂是矣

時上暴崩皇后敕左右毋得輒發哭斂門鑰悉至於
前授衛士甲宿衛畢乃名皇子
夏四月朔皇子即皇帝位
未明皇子入及明韓琦等至后傳詔皇子即位皇子
固避數四左右被以御服掖就榻名翰林學士王珪
草制百官入班福寧殿前韓琦讀遺制皇子即位御
東楹見百官
大赦

尊皇后為皇太后

後名其宮曰慈壽

上不豫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上養疾於柔儀殿之西室太后居東室垂簾輔臣日

至西室候問東室奏事

司馬光上疏太后言章獻明肅保祐先帝用賢退奸

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天下今初

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

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疏遠之則天下咸服又言趙氏安則百姓皆安况於曹氏必世世享富貴明矣趙氏不安則百姓塗地曹氏雖欲獨安其可得乎

作皇帝恭膺天命之寶

歐陽修篆文時大行受命寶與平生衣冠器用將舉以葬故别製此旣而學士范鎮奏大行受命寶望陛下寶而用之亦有所傳付命兩制議而王珪等曰受

命寶猶昔傳國璽也宜為天子傳器不當改作時已
別製珪等議格不用
立京兆郡君高氏為皇后
瓊曾孫女母曹氏皇太后親姊后四歲與上同育於
禁中既長出宮婚於濮邸至是正位
五月以富弼為樞密使同平章事
時已除喪
上始親政

上既聽政司馬光上疏言陛下事太后孝謹撫諸公主慈愛此誠仁孝之至願陛下聖心謹終如始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陛下雖遵遺詔二十七日而釋服至於宮中吉慶之事並皆俟三年然後復常禮為人後者為之子蓋以特重於大宗則宜降其小宗孝宣不加尊號於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不加尊號於鉅鹿都尉南頓君至於哀安桓靈自旁親入繼皆進尊其祖父此不足為孝而適足犯義傷禮願陛

下深以為鑒

六月廣太廟為八室

初禮院請增廟室觀文殿學士孫抃等以為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國朝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為八室以備天子祀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以為太祖以上

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
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為七世唐惟明
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今以太祖太宗為一世
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
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復詔抃等議議曰自唐
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是也今僖祖雖非始封要為始祖方廟數未過七
世遂遷其主不合禮意宜存僖祖之室以備七世詔

又從之

停制科

趙高等十七人将来科場使赴秘閣就試

秋七月初日御殿

初御紫宸退御垂拱輔臣奏事上自六月後以疾不御殿至是始見羣臣感動者久之其後雙日御前殿隻日御後殿太后乃御内東門小殿垂簾二府奏事太后意有疑則曰公等更議之再奏乃可未嘗出已

事涉曹氏及內臣無絲毫假借中外章奏下二府者
日殆百通二府考會擬議近則數日遠至旬月及進
呈太后一見舉大意無所忘失樞密院使富弼謂副
使吳奎曰君等名强記能如是乎奎言非所及也
上初以憂疑得疾舉措或改常度其遇宦官尤少恩
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太后對輔
臣嘗及之韓琦因出危言感動太后曰臣等只在外
見得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

亦未得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自家更切用心琦曰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然照管矣同列為縮頭流汗或謂琦曰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間有傳上在禁中過失事衆煩惑之琦曰豈有殿上不曾錯了一語而入宮門即得許多錯琦固不信也傳者亦少息

司馬光上太后及上疏言皇帝非太后無以君天下太后非皇帝無以安天下萬一奸人有涉離間者當

立行誅戮後又上太后疏言皇帝内則仁宗同堂兄之子外則殿下之外甥壻童幼之年鞠育於宫中天下至親何以過之殿下聰明睿知詎可責有疾之人以無疾之禮耶又以疏諫上曰古之至孝者雖有不慈之母猶能使之感動懽悦况太后聖善之德著聞四方陛下豈不思有以慰安之也

知諫院吕誨上太后書言聞上疾未間言或荒忽殿下幾至不能容覆竊慮小人陰為交鬬以生他事且

言三十年保育之功一朝而棄臣竊為殿下惜之又以書勸上盡孝道親藥物開陳切至多人所難言者

冬十月葬仁宗於永昭陵

初議上大行皇帝謚學士王珪曰古者賤不誄貴幼不誄尊禮天子稱天以誄之欲稽典禮先請於南郊詔從之遂為定制

初禮院奏准畫日孟冬薦饗太廟改為祫祭按春秋閔公即位二十二月喪未除而行吉禘三傳譏之真

宗以咸平二年六月除喪至十月乃祫祭仁宗天聖元年四月有司誤通天禧舊禘之數在再期之内接行禘祭故四十二年之間九禘八祫例皆太速事失於始則歳月相乗不可得而正矣今年未大祥未可祫明年未可禘今年十月乞依舊時饗從之

韓琦歸自陵下太后遣中使以上所寫歌詞并宫中過失事付韓琦琦對使者焚毁及進對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言之曰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琦曰

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之乎太后不懌歐陽修繼言曰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安有母子之間而反不忍耶太后意稍和他日琦等見上上曰太后待我無恩對曰自古帝王獨稱舜為大孝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爾正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上大悟自是亦不復言太后短矣

十二月初御經筵

名呂公著侍講論語劉敞侍讀史記越明年夏四月

上諭內侍曰方日永講讀侍對未食必勞倦自今視

事畢不俟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

毋拜遂以為常

置寶文閣

以藏仁宗御書命學士王珪撰記

治平四年詔以英宗御書附藏

元祐四年又詔以神宗御集附藏

九朝編年備要卷十六